

## 法院院长退党记

我有个表哥，是某市中级法院庭长。表哥信息渠道多，思维缜密，谈吐儒雅。出于慈悲，我曾先后三次劝其退邪党、保平安。前两次他没明确表态，最后一次，表哥终于当场声明退党。

记的前年冬天，我向表哥讲真相。他听的很专注，听完后微微一笑：“谈的不错。可以这么说，关于法轮功的神奇美好，你比我清楚；关于共产党的奸邪毒辣，我比你更清楚。至于退党的事嘛，容我再观察一段吧。”

日月如梭，冬去春来。某日中午，我与表哥在他母亲（我姨母）家邂逅。一番寒暄之后，又转到退党保命的话题。表哥依然是先听后笑，说道：“我看的很清楚，中共败象出头，已经大乱方寸。中共挂着法治的招牌，肆意践踏法律，草菅人命，与它共舞的人，最后必然受到法律的审判和严惩。退党是好事，我肯定要退，但时间不是今天，再则，我也不想采取悄悄上网声明这种方式，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宣布。”我看出，表哥还在举棋不定，他那“公开宣布”的话，是在委婉的敷衍。

零八年六月初，我又与表哥见面。我说：“表哥一向见多识广，处事果断，退党的事一定考虑好了，我帮你退了吧？”表哥正色说道：“时至今日，我已经彻底明白了，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害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救人。法轮功了不起！以无私对贪腐，以大善大忍对大奸大恶。在一般人眼里，你们做的发传单、打电话这些事平平常常，其实是神不可测、威力无穷。共产党表面上还在张牙舞爪，其实已经病入膏肓，其迅速瓦解的命运已是板上钉钉，毫无悬念。今年接连不断的罕见天灾，很可能就是大难来临的前奏。当断不断，必受其害。我意已决，退党！现在就退。”表哥说罢，忽然高高举起右拳，朗声宣布：“神佛在上，有表妹见证，我今天郑重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并全权委托我表妹予以上网注册。”

我很欣慰表哥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同时，对表哥举着拳头声明这样的方式，也倍感新鲜。表哥解释：入党仪式上举着右拳、对着血旗发毒誓。脱离邪党事关重大，举右拳对天发誓退党，用意是要神佛当场给抹去右拳上的兽记。◇



## 代价

这是发生在山东乳山育黎镇南北山村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共产党无神论唆使下，一九五八年该村接到指示破四旧，拆庙时把庙中的一座石像拆出放在路边。村中有一人不信神，每天从石像边上走都从石像上跨一下，再尿一泡，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人家中原有一对儿

女，妻子再怀孕不久这对儿女就死了，妻子生下一子，取名跃进，孩子生来跟石像十分相似，眼睛白天看不清东西，长了六根手指，而且没有肛门和尿道，去医院做了手术。后又生下一女，和她哥一样，又做了手术。不久夫妻都去世了，剩下这对孩子吃五保生活，这件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 明慧週報

副刊

第172期

2008年7月25日

## 真相在“神韵”演场里穿梭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上，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温哥华贝尔表演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场休息时，我正结束对一位当地女音乐家的访问，一位男士匆匆跑过来没头没脑的向我进出这句话：“今晚我专程带儿子来看神韵晚会”，接着他又重复的说：“我很喜欢这个秀，我今天特地带我的孩子来看，我想通过这个秀让他了解中国人的文化。”

我准备抛开他，就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这个演出让你产生这样的体会？”

“我是从大陆来的，有很多话我不方便讲，我就是想要孩子学这些传统文化。”他还是讲着一样的内容，这次却语带玄机的问我：“你理解吧？”

我附和的表示理解，问他从哪里知道这台晚会的消息，他迟疑了一下说：“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演出，都了解了很长时间了。”

就这样结束简短的对话，当天晚会散场我在离开剧场时，那位男士又出现了，他从后面拍了我的肩头说：“我想过来说声对不起。”

他说：“我很清楚这个迫害内幕，很久以前我就了解法轮功了，在四·二五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接到秘密指示，所以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内幕很清楚，我了解的比你们还要多。”

我说：“你这样说我很有感动，可是我最好奇的是，您为什么愿意这么坦白的向我表露？”想不到一时他却激动的眼泛泪光：“真正感动的是我，你们做的所有事情我都很感动，谢谢你们。”

然后他就向我告别，走了几步又转过身走近我，手指着他身上的灰色衬衫向我说：“我现在里面穿的就是制服，我用外套遮盖起来了，但是，我凭良心做事。”

我一时接不上话，他却平静的说，“我所讲的话都是真心话，我今天讲的话你们可以公开。”

（注：四·二五，指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的事件。）◇

## 学大法 杀机转善念



省城最大的一个交易市场，看似很正规，有工商执勤人员，有停车场，有保安守卫。以交易旧货为主，大到矿山机械，小到一个钮扣电池都有。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这里好些都可以买到。

柴油现在是很紧俏的物资，不但价格贵，而且在加油站排长队。而在这里，通过“引见”，只用三分之二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老板神秘地讲，前两天一个公安支队长一次就拉来10吨柴油，那是以执行任务为名从油站搞来的。再如炮兵部队使用的高清晰、带远红外的望远镜，用两百元左右（只是原价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即便花大价钱在外面的商店也买不到的。

我为买一块日本原装蓄电池和老板交谈，一个中年男子压低嗓音向我们打听哪里有手枪卖，他把我和老板看成是一起的人。老板告诉他，我这里不卖武器。中年人不死心，又转向我：“听说这里啥都卖。枪也有，你能帮我指指路子吗？”中年人脸色忧郁，看样子营养不良。他好象一肚子冤屈。通过交谈，他看我也算是信得过的人，就在一块空地上打开了话匣：

我是某个省的农民，读过书，打过鱼，进了乡镇企业，生意不错，还当上了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长途运输货物中，因为没来得及给工商局有关部门人员打点费用，十八万的货物被扣押住了，最后上缴，充公。实际上是被执法人员占为己有了，既不退货也不开正规收据，你到哪去上告？现在的社会，官官相护，我现在打了快两年官司了，家破人散，简直无法活下去了，只好来到另一个城市，靠沿街收集废书、废报、汽水酒瓶过日子，住的是农民的猪圈，有

一餐无一餐的过。我已是三无人员（无户口、无单位、无工资了）。一次从报上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既然这个社会淘汰了我，我就学报上报道的那样去杀人，引起社会的震动。这个社会是无官不贪，要杀就杀高官。我主意已定，一不做，二不休，打听好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寻欢作乐的时机，射杀几个，报了仇，留名千古……”我一边听他诉说一边看他带来的上诉书信、踢皮球似的上级批示等。

我想我要救他！我们约了时间，地点，认真地交谈了好几次，我向他讲法轮功真相。说来也巧，他在收购书报时，得到了一套《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我背了一段《转法轮》的内容给他听，他惊呆了……从此，他开始认真读《转法轮》（以前他有书，但从未认真读过）；每读一遍，在墙上做个记号。

我不时的带给他真相资料，师父的最近讲法，在生活上给他一些东西救急……，他对生活又充满了活下去的希望，逐渐明白了做人的真谛，还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虽然工种又苦又累，但单位里的领导很喜欢他，说他吃苦耐劳。

一次他告诉我，在值班室附近他捡了有一千多元的钱包，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现在已不是一般人了，你已经得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按大法讲的办吧。再一次碰面交流时，他兴奋的告诉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在值班室告示牌上写出失物招领通知……。

我努力不使眼泪流下，望着墙上他划的一道道读书的记号，我再一次在心底喊：“师父，您是多么的慈悲！”◇

## 那一年南方发大水……



一九九八年，在电视上看到南方发生洪涝灾害的消息，看到灾区里房屋被水淹没、田园被毁、灾民流离失所。看到很多人受苦受困，我们心里不好受。作为法轮功学员，大法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人，母亲和我商量拿出六百元钱要捐给灾区，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

第二天上午我到邮政储蓄所把钱汇给中华慈善总会。当我填汇款单时，我身边还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大娘，穿着朴素，一脸慈祥。她手里拿着三十元钱笑眯眯的让我帮助她填汇款单。当填汇款地址时，才知道她也是给灾区捐款的大法弟子，特意从乡下坐车赶来的。

大娘看到我捐的钱数不好意思的说：我的钱不多。我真诚的对她说：大娘，不在钱多少，咱俩的心是一样的。大娘欣慰的笑着说：汇款人就写法轮功学员。

我非常敬佩大娘的善举，要知道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村老人，她那三十元钱来的多不容易啊？她却心甘情愿的捐给了那些不认识的人。大娘说：有人遭难了，能帮多少是多少，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从邮局走出来，我俩还交流了修炼体会。

我家有亲属是邮局的，后来据他说，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当时以大法学员名义在邮政系统给灾区捐的款就有两万多元。◇